

 評時化文

說便話有

冷白

荒拓來家大

當今的日報副刊與雜誌，多走向所謂多元化計劃編輯的道路。主編宛如電視上的節目主持人，站在臺上把持麥克風，呼風喚雨，端看各家本領，兩大報首開風氣之先，若干地方報也急急跟進。流風所及，除了「中央副刊」穩如泰山，以不變應萬變，其餘大抵多少皆受到影響。甚至連標榜文藝性的雜誌也在「劫」難逃。例如：臺灣歷史最長遠的「文壇」雜誌，最近幾期幾乎無小說創作可讀。「現代文學」成了不定期刊，「文藝」月刊成了習作園地。小說創作成了季節雨，稿件積壓一年半載不算稀奇。真是愁煞了投稿人。以往，「園地公開，歡迎投稿」是編輯人自豪的公正立場；如今不懂所謂「計劃編輯」無法邀約名家賜稿的編輯人，被視為落伍與無能哀哉，文學的園丁。

在到處門禁重重，警衛森嚴的文學國度裏，却有若干地皮任其荒蕪，野草蔓生，三家晚報副刊便是最醒目的例證，那是三塊開放的地皮，但却有待耕耘。

根據九十八期書評書目每月文評的統計，三家晚報五月份共刊登三十七篇短篇小說創作，却成績平平，無甚佳構，可說是荒烟蔓草，個人平日閱讀報刊的經驗，晚報副刊一直像個螟蛉子，乏人照顧。報老闆不重視，讀者忽視，作者輕視究竟原因安在？

縱覽各晚報副刊，幾乎全部是小說、散文等創作的天下，可見晚報副刊編輯人對文藝性稿件重視之一斑，但細品其實地，却不得不承認，水準低落不堪卒讀的青澀作品佔了絕大部份。好作品為什麼在晚報副刊上難得一見？

晚報的讀者水準果真不如日報的讀者，合該被迫吞食那些未成熟的果實嗎？據了解，讀者鮮有僅訂閱晚報而不訂閱日報者，由此可見，晚報讀者羣與日報讀

者羣是相重疊的圓。甚至晚報小圈圈便是日報大圈圈裏面的精華，更熱心文化、更關懷文藝，對於這樣的讀者，豈可硬塞給他們酸澀的果實？

既然不是因材施教，因人而異，晚報副刊水準的低落便是報社自貶身價，不求上進了。也是據聞，若干晚報編輯縱有滿腔熱忱與抱負，却爲了稿費偏低而爭取不到優秀作品。文人固然不喜歡銅臭，但作品的價值，在某種程度內，仍然有賴金錢來肯定。當某些副刊造成讀者根深蒂固的不良印象時，再想擺脫就不是反掌折枝了。若真是爲了捨不得將稿費水準與日報拉平，自屈於下等報，則辦報人的眼光與氣度就不免令人懷疑了。自古以來，便宜無好貨，豈有不懂箇中道理者？

若是作者們自絕於晚報，狗眼看人低，則這樣的作者恐怕在日報見刊的機會也是極爲渺茫的。因爲恢宏的氣度與遠大的眼光同爲編輯人與投稿人共應具備的條件。

我寧可相信，以上的假設都不成立，稿費不是太低，編輯不是眼力太差，作者不是瞧不起，只因爲無意中忽略了，也許是視而不見，也許是拿日報之心度晚報之腹。

因此，我想藉「書評書目」呼籲作者們，不要任那沃土荒蕪。我們所剩的田地已經不多，大報們紛紛興建起巍峨的學人殿堂，四週高聳的城牆，供在空中飛來飛去的特權人停泊。衆多的文藝百姓，趕快來耕耘我們最後的荒原，遲了，就再也來不及了。